佛说遗日摩尼宝经一卷

后汉月支沙门支娄迦谶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宝积部

佛在舍卫国祇洹阿难邠坻阿蓝时，与摩诃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，菩萨万二千人。

尔时，佛语摩诃迦葉比丘言：“菩萨有四事法，智慧为减。何等为四事？一者、不敬经不敬师，二者、人有欲闻经者中断之，三者、人有求深经者爱惜不肯与，四者、自贡高轻侮他人。是为四。菩萨复有四事法智慧为增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恭敬经尊师；二者、人有来听经者不中断；三者、人有欲得深经者不爱藏；四者、具足为人说经，不从人有所徼冀，常自精进，常随法行不哗说。是为四。

“菩萨有四事，世世亡菩萨道意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欺调其师；二者、主持他人长短，人无长短诽谤之；三者、坏败菩萨道；四者、骂詈为菩萨道者。是为四。菩萨有四事世世所生念菩萨道不忘，及自致至佛。何谓四事？一者、不欺师，尽其形寿不两舌谀谄；二者、尽形寿不两舌形笑他人；三者、慈心于人不念人恶；四者、视诸菩萨如见佛，及初发意无异。是为四。

“菩萨有四事，法中道断绝为菩萨日减。何谓为四？一者、自贡高学外道；二者、独欲自供养，不欲令他人得；三者、反自憎菩萨，还自相谤；四者、人有来常所闻经妄止令断绝。是为四。菩萨有四事，求经道及有所求索不中断。何谓四事？但求索好经法，六波罗蜜，及菩萨毗罗经，及佛诸品；去嗔恚之心，敬事十方天下人，如奴事大夫；乐于经，不为外道自益身也；自守不说人恶及谗溺于人，所不闻经不限佛智也，随其所喜经者各自闻得。是为四。

“菩萨有四事，心不委曲当远离。何谓为四？一者、犹豫于佛法；二者、自贡高嗔恚，顽佷用加于人；三者、贪嫉谀谄；四者、说菩萨短。是为四。菩萨有四事，直行至诚。何谓为四？一者、自有过恶不覆藏，自悔欲除其罪；二者、实谛亡命亡国亡财不两舌；三者、设有灾变妄起，至骂詈数数轻易及挝捶闭著牢狱，设有是当自悔前世恶所致；四者、无恨无嗔恚自信。是为四。

“菩萨有四事难调也。何谓四事？一者、学经自用不随师法；二者、所受教不用也，不慈孝于师；三者、受比丘僧所信句，妄与他人；四者、不敬于成就菩萨。是为四。菩萨有四事易调也。何谓为四？一者、所闻经法随教不过，所闻者但闻取法不取严饰；二者、当恭敬于师无谀谄；三者、食知足，持戒三昧如法；四者、见成就菩萨，持善心、向心，口、身亦尔，亦欲及其功德。是为四。

“菩萨有四事得其过。何谓四事？一者、本不相习不当妄信；二者、佛有深法不当妄教人，是为大过；三者、人有喜菩萨道者，反教人罗汉道，是为大过；四者、于比丘僧中布施，心不等与者，是为大过。是为四。菩萨有四事，得菩萨道。何谓四事？一者、等心于十方人；二者、布施等心于十方人；三者、所作为等心于十方人；四者、说经等心于十方人。是为四。

“菩萨有四事，矫称为菩萨。何谓四事？一者、依经得生活，二者、但欲声名不索佛道，三者、但欲自安不念苦人，四者、但口多说不欲度余人。是为四。菩萨有四事，成其功德。何谓四事？一者、信虚空，二者、所作恶信当悔，三者、心念万物皆非我所，四者、极大慈于十方人。是为四。

“菩萨有四恶知识。何谓四？一者、教人为罗汉道灭意；二者、教人为辟支佛道自守无为；三者、喜教人为教道；四者、人求有学经者，持财物诱恤，不肯教人。是为四。菩萨有四善知识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人所求索不逆也，用是故成佛道；二者、经师是为善知识，多闻经故；三者、劝乐使人发意求佛，成于功德；四者、佛天中天是善知识，具足诸佛法故。是为四。

“菩萨有四珍宝。何谓为四？一者、见佛已悉供养无二意；二者、六波罗蜜法悉闻；三者、常净心向师；四者、止于爱欲，常止空闲处。是为四。菩萨有四事出于魔界。何谓为四？一者、不舍菩萨心，二者、无有嗔恚心向于十方人大如毛发，三者、悉学外余道，四者、恭敬于诸菩萨。是为四。

“菩萨有四事，得功德不可复计。何谓为四？一者、持法施与人，不希望欲有所得；二者、人有犯戒者，当慈哀之；三者、多教人为菩萨道；四者、有下贱人来毁辱菩萨，悉当忍之。是为四。”

佛语迦葉言：“不用字为字菩萨也，随法行，随法立用，是故字菩萨。菩萨凡有三十二事。何谓三十二事？安隐慈心；于人自念；智虑少去；自用不高；自偈坚住不动；还所与亲厚，乃至般泥洹；善知识、恶知识等心无有异所；作为不懈怠；常和畅向于十方人；不中断等心悉遍至；不断慈心；索诸经法不忘；于经法中无有饱时；所有恶不覆藏皆发露；他人有短不念其短恶；诸福功德悉究竟；索所施与；但发心索佛耳，一切不索；有所生心向十方人，不适有所憎；无思想之禅不愿于其中也；沤和拘舍罗；护于智慧；四事杂布施；不乐于外事；不喜于小道；心喜于大道；离于恶知识；习善知识；以五旬自娱乐；譬如月初生时，稍稍增益，于智慧稍稍如是，不堕非法；所语无异；所说谛者恭敬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迦葉，三十二事，是故名为菩萨。”

佛言：“迦葉，譬如地，一切人随其所种，其地亦不置人也；如是发意菩萨，自致乃成佛饶益十方人，亦适无所置也。迦葉，譬如春夏温暖，所种成熟；菩萨智慧成熟十方人功德如是。譬如水，百谷草木皆因水茂盛；菩萨如是，发心诸经法悉从中生。譬如风，悉成诸佛国土；菩萨如是，沤和拘舍罗悉成诸佛经。譬如日，无所不照，天下皆见其明；菩萨如是，智慧光明悉照十方人经道之明。譬如月初生时，日日增益；菩萨如是，精进具足于功德。譬如师子，独行独步无所畏；菩萨如是被戒德之铠，独行独步无所畏。譬如草木，虽无上枝，下根由复生；菩萨如是，虽断三处极大慈续见世间。譬如万川四流皆归于海，合为一味；菩萨如是，持若干种行合会功德，持用成愿一味，入萨芸若中。譬如须弥山，忉利住其上；菩萨如是发心成萨芸若。譬如树荫却雨，菩萨如是持极大慈雨于经道。譬如国王得傍臣共治，则好沤和拘舍罗；如是菩萨，所作为如佛。譬如天晴，欲索雨不能得也；菩萨如是不学经道，豫知不高明也。譬如遮迦越罗王之所处，自然后七宝自然来生；菩萨如是初生萨芸若意，然后自然生三十七品经。譬如更治摩尼珠，其价增倍多所饶益；师成一人为菩萨道，众阿罗汉、辟支佛皆依用得度。譬如毒药，在人手中不害伤人；菩萨虽在爱欲中，持智慧不入恶道。譬如郡国多积粪壤，有益稻田菜园；菩萨虽在爱欲中，益于天上天下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若有菩萨欲学极大珍宝之积遗日罗经，当随是经本法精进。何等为本法？无法、无我、无人、无寿、无常、无色、无痛痒、无思想、无生、死识，是为法本根。有常在一边，无常在一边，有常无常适在其中，无色、无见、无识，是故为中之智黠本也。譬如大地为一界，复一佛界，两界之际中，无色、无见、无识、无我、无识、无所入、无所语，是为智黠本也。心为一边，无心为一边，设无心、无识、无我、无识，是为中间之本。诸佛经法等无有异，有德无德、内事外事、有世间无世间、为度者未度者、脱爱欲未脱爱欲，泥洹等无有异。有在一边，无有在一边，有无有适在中间，是为智黠中本也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我为汝曹说法，从生至死身所出生，苦痴在一边，黠在一边，无痴无黠适在中间，是为智黠中间之本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空不作法，法本无空无相不作法，法本无相无愿不作法，法本无愿无死生不作法。法本无死生，死生无出生无灭无处所，无形不作法。法本无形当随是本法，是为中间视本法，不自分别解身为空也。空弃空中之空本自空甫当来空现在空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人宁著痴大如须弥山，呼为有其过，不足言耳！人有著空言有空，其过甚大。若有著痴者晓空得脱，著空者不得脱。”

佛语迦葉言：“譬如人病得良医与药，药入腹中不行。于迦葉意云何？是人能愈不？”

迦葉报言：“大难。”

佛言：“外余道晓空得脱，著空不得脱。譬如人畏于虚空，啼哭教人却去虚空。”佛语迦葉：“是人宁却虚空不？”

迦葉言：“不可却也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迦葉，若沙门、婆罗门畏于虚空，其人亦空语复畏空。是人为狂，无有异。”

佛语迦葉言：“譬如画师自画鬼神像，还自复恐怖。譬如人未得道者，如是色声香味，坐是堕死生中不晓法。譬如木中火出还自烧木，从观得黠自烧身。譬如幻师化作人，还自取幻师啖。如是色声香味对，从中出念啖空啖无他奇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譬如灯炷之明，不自念言：‘我当逐冥去冥也’，然灯炷照，不知冥所去处。如是智黠不念：‘我当去愚痴得智黠’，不知愚痴所去处也。是智黠无所从来，亦无有持来者。是灯炷明、是冥，空不可得持也。是智黠、是痴，两者俱空无所持也。譬如大舍小舍百岁若千岁，未尝于其中燃灯火也，却后各于中燃灯火。迦葉，于迦葉意云何？是冥在中千岁，若我豪强不出？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不也，冥虽久在中，见火明不敢当即去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迦葉，菩萨数千巨亿万劫，在爱欲中为欲所覆，闻佛经一反念善罪即消尽。灯炷明者，于佛法中智黠明是也，冥爱欲即为消尽。譬如虚空中不生谷实也，地种乃生谷实耳！如是泥洹中不生菩萨也，粪治其地谷种润泽生，于爱欲中生菩萨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譬如旷野之中若山上，不生莲华及优钵华也，菩萨不于众阿罗汉、辟支佛法中出也。譬如大陂水污泥之中，生莲华、优钵华也，从爱欲中生菩萨法。譬如四大海停住，菩萨于三界功德中，润泽成菩萨道。譬如蠹虫食芥子空，罗汉、辟支佛智尔所耳！譬如麻油破一发作百分，持一分揾油麻中为出几所滍，罗汉、辟支佛智如是。如十方空所至，菩萨晓佛智如是。譬如遮迦越罗有千子，无有一子应遮迦越罗相也；虽有尔所子，不在子计中也。有罗汉数千巨亿万人，不在佛计中；无一菩萨，佛虽有尔所罗汉，不具足为佛子也。譬如遮迦越罗正夫人与贫穷人，共交通从中生子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是宁应为遮迦越罗子不乎？”

迦葉报佛言：“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迦葉，虽有罗汉从法中出，是非佛子也，不类菩萨。何以故？菩萨不断佛法故。譬如遮迦越罗与青衣交通却后生子，具足成遮迦越罗相；虽从青衣生，由为是遮迦越罗子也。如是菩萨虽在生死中，行力少会为佛子。譬如遮迦越罗夫人怀躯七日，会当成遮迦越罗相也，诸天皆彻视见腹中胞胎。虽遮迦越罗子多者，无遮迦越罗相，诸天言由不如供养腹中七日子也。发意菩萨如是中有为佛道，诸天心念言：‘虽有罗汉数千万亿豪尊，不如供养发意菩萨也。’譬如摩尼珠，有水精大如须弥山，不如一摩尼珠；初发意菩萨众，阿罗汉、辟支佛所不能及也。譬如遮迦越罗有少子，诸小王傍臣皆为作礼；初发意菩萨如是，诸天、释、梵、世间人、龙、鬼、神皆为作礼。譬如大山诸药草，悉出其巅亦无有主，随其有病者与诸病皆愈；菩萨如是持智慧药，愈十方天下人生死老病悉等心。譬如月初生人皆为作礼，月成满无有为作礼者；若有信佛者，于佛法中菩萨发意，若有信佛者，多为菩萨作礼者。何以故？从菩萨成佛故。譬如有智者不舍月为星宿作礼也；高人如是，不舍菩萨为罗汉作礼也。譬如天上天下共治一水精，会不能得摩尼珠也；一切自守持戒禅三昧智黠罗汉虽众，不能坐佛树下，不能作佛也。”

尔时，佛语摩诃迦葉菩萨：“学用十方人故菩萨作功德，用十方人故菩萨作功德，不自贡高。菩萨常当教十方人愈其病，何等为愈病？淫者以观为药，嗔恚者以等心为药，痴者以十二因缘为药，疑不信者以空为药。欲处、色处、无色处，若欲觉此者，以无相为药；是我所、非我所，爱欲所念，以无愿为药。四颠倒各自有药。何等为各自有药？一者、有常以无常为药，二者、有乐以苦为药，三者、有言是我所以非我所为药，四者、有身以观为药。四意止以身心为念，是为药。四意断一切恶悉断，是为药。四神足念合会成身以空弃为药，五根、五力不信懈怠念功德为药，七觉意入法黠是为药，外道及不信以八道为药。是为各各分别药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若阎浮利，若医、若医弟子者，或医王最尊，三千国土满其中者。或医王满其中，虽有乃尔所医王，不能愈外道及不信者，不知当持何等法药愈也。菩萨作是念：‘不持世间药愈人病也，当持佛法药愈人病。何等为佛法药？随其因缘，黠慧中无我、无人、无寿、无命，信空度脱。空无空闻是不恐不惧，持精进推念心，何等心入淫，何等心入嗔怒，何等心入痴，持过去、当来、今现在心入耶？过去为尽甫，当来未至，今现在无所住也。”

佛语迦葉言：“心无色无视无见。”

佛语迦葉言：“诸佛亦不见心者，本无所有无所因也，自作是因缘，自得是死生。心远至而独行，心譬如流水上生泡沫须臾而灭，心譬如天暴雨卒来无期；爱欲亦如是，卒来无期。心譬如飞鸟、猕猴不适止一处也，心所因不适止一处也。譬如画师各各赋彩

，心各各异，如是随行所为。譬如王于众人中为上，心于诸功德中无上。譬如苍蝇在粪上住自以为净，心亦如是入爱欲中自以为净。心譬如怨家，掷人著恶道中无有期也。譬如持灰作城、持无常作有常，譬如持钩行钓鱼得，心持非我所是我所。心譬如贼，所作功德反自辱。譬如阪上上下，心须臾有爱、须臾有憎。心譬如怨家但伺人便。心常欲闻香，譬如画瓶盛屎，有何他奇。心喜味，譬如奴随大夫使心乐对，譬如飞蛾自投灯火中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心索之了不可得，虽不可得是为无有，虽无有因为无所生，虽无所生亦无所出，虽无所出亦无所坏，虽无所坏亦无有死亦无有生，虽无所生无所死本无因缘死生，虽本无因缘无生亦无愿也，虽无愿亦无所持，虽无所持是为罗汉灭，是为罗汉灭无诫禁也。若死生、若计所作罪本了无有，是无死生是为罗汉灭。罗汉灭亦无身行、无口行、无心行，是灭无有异也。何以故？诸经一味故。是灭皆等如虚空，是灭适无所莫，亦无是我所，亦非是我所。是灭谛本无谛，是灭本净无爱欲之瑕秽也。本灭离本灭，是灭随次至于泥洹，是灭无尽也，本无有生也。是灭安隐用至泥洹故，安隐是灭也，常灭常经无本。是灭好去，本无死生。”

佛语迦葉言：“自求身事，莫忧外事！后当来世比丘辈，譬如持块掷狗，狗但逐块不逐人。当来比丘亦尔，欲于山中空闲之处，常欲得安隐快乐，不肯内自观身也。如是为不晓色耳鼻舌身，从是何缘得脱乎？从是入城乞丐，若至聚邑，见色声香味细软欲得者，便为堕衰于山中。若多少持戒不内观，死则天上生；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从是以后不离三恶道。”

佛语迦葉言：“比丘如狗逐块，人骂亦复骂之，人挝亦复挝之，不制心者亦如是。譬如调马师，马有搪揆者，当数数教之，久后调好；比丘时时法观制心调，亦不见其恶如是。譬如人病喉咽痛，举一身皆为痛；人心系于是我所非我所，随外道亦如是。”

佛语迦葉言：“沙门有二事，堕牢狱中：一者、言是我所，二者、求人欲得供养。沙门复有二事缚。何谓二事？一者、学外道，二者、多欲积衣被及袈裟钵。沙门复有二事中道断。何等为二事？一者、与白衣厚善，二者、见好持戒沙门反憎。沙门复有二事堕垢浊中。何谓二事？一者、常念爱欲，二者、喜交结知友。沙门复有二事著。何等为二事？自有过不肯悔，反念他人恶。沙门复有二事，堕泥犁中。何等为二事？一者、诽谤经道，二者、毁戒。沙门复有二事。何等为二事？一者、都犯戒，二者、于法中无所得。沙门复有二事悔。何等为二事？一者、不应行强披袈裟；二者、身不自持戒，持戒比丘反承事。沙门复有二事病难愈。何等为二事？一者、心邪乱，二者、人有作菩萨道者止断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沙门何故，正字沙门？有四事字为沙门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形容被服像如沙门；二者、外如沙门，内怀谀谄；三者、求索哗名自贡高；四者、行不犯，真沙门也。何等为形容被服如沙门者？髡头剔须，著袈裟持钵，心不正不持戒，但欲作恶喜学外道，是为被服如沙门。何因外如沙门，内怀谀谄者？安徐而行，安徐而出，安徐而入，外道粗恶于山间草屋为庐，内无信，著我、著我所，中有因苦直信者反自嫉妒。何因为求索哗名者？谀谄持戒令他人称誉，谀谄学经令他人称誉，谀谄僻处令人称誉，不自克责求度脱，但有谀谄。何等为行不犯，真沙门？不惜寿命损身，何况索归遗供养者？若有比丘守空行，常劝乐追，及悉见诸法净洁本无瑕秽，自作黠明不从他人持黠明，于佛法亦不著，何况常著色？亦无结者，亦无脱者，本无不见泥洹，亦无死生，亦无泥洹，是为真沙门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至诚沙门常当作是念！当效真沙门，莫效哗名谀諂沙门也。譬如贫人号名大富，但得富名无所有也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是人应得为有是字不？”

迦葉言：“不也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迦葉，虽有沙门字，不行沙门法也。亦如贫人自称大富，譬如人为水所没溺反渴欲死；沙门如是多讽经，高才不去情欲，于情欲中渴欲死，坐入泥犁、禽兽、薜荔中。譬如医满一具器药，不能自愈其病，虽多讽经而不持戒。譬如人病得王家药，不自护坐死，虽多讽经而不持戒如是。譬如摩尼珠堕于屎中，虽多讽经而不持戒。譬如死人著金傅饰，不持戒反被袈裟像如持戒沙门。譬如长者子服饰，著新衣、著新傅饰，多讽经持戒好亦如是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有四事，不持戒像类持戒人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若有比丘禁戒所说不犯缺也，虽有是有著呼有人；二者、若比丘悉知律经，著行是我所行；三者、若有比丘著我是我所；四者、常行等心，等心于人著怖畏于死生，是为沙门不持戒名持戒。”

佛语迦葉言：“禁戒无形不著三界。何因名为戒？无吾、无我、无人、无命、无意、无名、无种、无化、无教，无有作者，无所来无所去，无制无灭，无身所犯，无口所犯，无心所犯，无世、无计、无世所住，亦无有戒亦不无戒，亦无所念，亦无败坏，亦无坐立，是故为禁戒矣！”

尔时，佛说曰：“戒无瑕秽著也。戒者，无奢无嗔恚，安定就泥洹，如是为持戒。不爱身亦不爱命，不乐于五道，悉晓了人于法，于佛法中是故为戒。适不在中边止也，中边不著，不著不缚，譬空中风，是为持戒名，及种无所止也。人定心无所著，无我想

，无人想，晓是者是为净持戒也。不轻于禁戒，不自贡高，常欲守道持戒，如是无有能过者。离我所想，自我及是我所，都无有是也。信于空及佛法，行不沾污于世，不著于世间，从冥入明，适无所因，不著于三界，是为持戒。”

时佛说是经法，二万二千诸天人，及世间人民、诸龙鬼神，皆得须陀洹道。八百沙门，皆得阿罗汉道。五百沙门素皆行守，意得禅道，闻佛说深经皆不解不信，便从众坐避易亡去。

迦葉比丘白佛言：“是五百守禅比丘，闻深经不解不信，摩何而去？”

佛语迦葉：“是五百守禅比丘信余众多，闻深法教不解不信。”

佛语迦葉：“是五百比丘者，乃前迦葉佛时皆作婆罗门道。于迦葉佛所一返闻经道，心意乐喜，即时五百人自说言：‘迦葉佛所说快！’乃尔五百人得是福祐，寿终皆生忉利天上。”

佛言：“五百比丘得是福已，后于我法中作沙门，今闻深经不解不信。”

佛语迦葉言：“是五百比丘持是所闻深经，得不堕恶道，于今世皆当得阿罗汉般泥洹去。”

佛语须菩提言：“汝行教五百亡去比丘令来还。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是五百比丘尚不欲闻佛所说，何肯随小罗汉语乎？”

佛即时化作两比丘，于五百比丘前徐行，五百比丘皆使行。及前两比丘，五百比丘问前两比丘言：“二贤者欲何至湊？”

两比丘报言：“欲到空闲山中安隐之处，自守坐禅不能复忧余。”

五百人复问言：“何以故？”

两比丘复报言：“佛所说深经，我不信不解也。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我亦欲入山止空闲之处，快坐禅，无人来娆我。我曹亦复闻佛说经不信不乐也。”

两比丘复报言：“是事当共谛议不戏也！不争者是为比丘法也。何因为泥洹身中，有我、有神、有命、有人、有意耶？当有至泥洹处者耶？”

五百人报言：“是身亦无人、亦无我、亦无名、亦无意，亦无有行至泥洹处者也。”

两比丘复报言：“何等尽，当得泥洹者？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尽淫、尽怒、尽痴，是为泥洹。”

两比丘复问言：“卿曹淫怒痴悉尽未？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亦无内亦无外也。”

两比丘复问言：“贤者当莫著，亦莫不著。虽不著莫不著，是为泥洹。禁戒不在死生，亦不在泥洹。智黠适等度脱见黠，亦不在死生，亦不在泥洹。是本法空无色，亦无所见，弃思想，弃泥洹想，灭思想痛痒得疾至。所有法莫念，亦莫不念，灭思想痛痒，是为无所为。”

尔时，两比丘说是经法，五百人皆得阿罗汉道。五百人屈还至佛所，须菩提问五百人言：“诸贤者，去至何所？从何所来？”

五百人报言：“佛所说经，无所从来，去亦无所至。”

须菩提问五百人：“谁是汝师者？”

五百人报言：“本无有生，何因当有出？”

须菩提复问：“谁为卿曹说经者？”

五百人报言：“无五阴、无四大、无六衰，是为我师。”

须菩提复问言：“师为汝说何等经？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无缚亦无放。”

须菩提问言：“本从何因缘守道乎？”

五百人报言：“亦无守亦无有不守。”

须菩提复问言：“所作为当如是？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亦无有当所作如是者。”

须菩提复问言：“以为降伏魔耶？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无有五阴与魔也。”

须菩提复问言：“卿曹当何时般泥洹乎？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化人般泥洹者，我尔时亦当复般泥洹。”

须菩提复问言：“谁愈卿者？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无身无心是我师也，当愈我。”

须菩提复问言：“卿曹爱欲尽未？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诸缘法本尽。”

须菩提复问言：“卿曹已住罗汉地耶？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亦无所取无所放。”

须菩提复问言：“卿曹死生已断耶？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本断亦无所见。”

须菩提复问言：“卿曹住能于忍地耶？”

五百人复报言：“一切已脱著中去。”

时，须菩提问事以所可报五百人，尔时百二十万人及诸天、鬼、神龙皆得须陀洹道，千三百比丘皆得阿罗汉道。

佛说经已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诸天、世人、鬼、神、龙皆欢喜，前为佛作礼而去。